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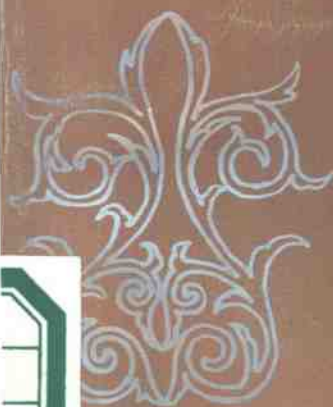


SELECTED STORIES  
OF  
NOBEL PRIZE  
WINNERS



第 二 辑

诺贝尔文学奖金  
获奖作家小说选





2 032 0476 3

# 诺贝尔文学奖金 获奖作家小说选

孙坤荣 孙凤城 王泰来 李明滨 选编

第二辑

贵州人民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责任编辑：龙光沛 戚鸿才

封面设计：胡朝惠

技术设计：薛楠

诺贝尔文学奖金（二） 孙坤荣 孙凤城 选编  
获奖作家小说选 王泰来 李明滨

贵州人民出版社、重庆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19 插页：4 字数：440千  
1985年7月第一版 1985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4,300

书号：10115·561

定价：2.45元

## 选 编 者 序

贵州人民出版社、重庆出版社委托我们选编一套《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奖作家小说选》，我们感到有很多难处。但是，把诺贝尔文学奖金历次得奖作家以及他们创作的情况介绍给我国广大读者，为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做一些贡献，这又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为此，我们也就勉为其难、尽力而为了。

阿尔弗雷德·伯恩哈特·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el, 1833—1896）是瑞典的化学家和工程师，因发明炸药和其它科研成果取得多种专利权，成为世界首富之一。他终身不娶，因此没有后人，临终前遗嘱将他的财产成立基金，由基金的收益充作奖金，奖励“给人类造福最大的个人和机构”。奖金分五种，在每年诺贝尔逝世的纪念日——十二月十日，赠给物理、化学、医学（或生理学）、文学与和平五个领域里最有贡献的科学家、文学家及争取和平的政治家，从一九〇一年开始颁发。一九六九年起又增设一项经济学奖。奖金包括一枚金质奖章、一张有题词的奖状和一笔奖金（奖金款额视基金收益而定）。

关于文学奖金，诺贝尔在遗嘱中要求必须授予“曾经写出有理想倾向的最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人”。因此，奖金的授予除学术

标准外，政治倾向是很明显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其它因素。文学奖由瑞典、法国和西班牙三国的文学组织提名，然后由瑞典科学院的十八个成员评定。自从设立这项奖金以来，对此一直有争议，有的批评家甚至提出：“设法选择最佳作家的整个想法是很荒唐的，文学奖应该予以废除。”争议主要反映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如何理解“有理想倾向”；二是受政治的影响很大。仅仅由于这两个原因，就有相当一批世界公认的文豪，有的落选了，有的根本没有被提名。例如列夫·托尔斯泰、马克·吐温、易卜生、高尔基等。但是另一方面，从已经获奖的近八十位作家看，应该承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学术造诣、文学创作、艺术贡献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加上遴选过程中的激烈竞争和严格标准，所以，诺贝尔文学奖金自颁发以来在世界各国产生了广泛而又巨大的影响，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文学奖金的获得者，大都是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但也有三位哲学家和两位历史学家。我们主要选编的是小说，把戏剧和诗歌舍弃了。有的作家虽然以创作戏剧或诗歌为主，甚至也因戏剧或诗歌而得奖，如德国的霍普特曼、英国的肖伯纳等，但是他们也创作了优秀的小说；对于这样的作家，我们也适当有所选入。但是，有些作家之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往往由于他们的长篇巨著，我们的选本不可能把几十万字的长篇收进去。因此，区别以下情况处理：有的作家我国过去很少介绍过，如挪威的汉姆生和温塞特，我们从他（她）们的作品中节选部分有代表性的章节，或故事比较完整能独立成篇的章节，使读者对这个作家的创作特点有一个粗略的了解。有的作家如德国托马斯·曼、英国的高尔斯华绥、美国的福克纳等，他们既写长篇小说，也写了不少中短篇小说，如果这些中短篇小说能反映他们的艺术风格，我们就尽量挑选中

短篇小说，以便给读者一个完整的印象。有的作家如法国的罗曼·罗兰，他的长篇代表作《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我国早有译本，马丁·杜伽尔的长篇代表作《蒂博一家》中译本也将出版，而他们基本上没有创作中短篇小说，就只好割爱了。

由于我们的图书资料十分不全，虽然主观上想把这个选本尽可能选得全面一些，充实一些，但有不少获奖作家的作品，至今在我国没有译出，并且原版本和英译本（或德、法、俄译本）也都很难找到，对这些获奖作家我们就只好暂付阙如了。

根据目前的条件，我们选编了这部集子。按获奖作家被授予奖金的年代次序排列。为了使读者对选入的作家有个概括性的了解，作品前都附有一个有关作家生平和创作情况的简单介绍，以供参考。

我们这个选本除新译或重译大部分作品外，一部分选用国内已经发表的中译文，希望能得到这些译者的大力支持。

由于水平和时间所限，我们的选编工作一定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孙坤荣 孙凤城

王泰来 李明滨

1983年2月于北京大学

## 目 录

|                        |              |
|------------------------|--------------|
| 〔俄国〕布宁.....            | ( 1 )        |
| 安东诺夫卡的苹果.....          | 李明滨译 ( 4 )   |
| 松树.....                | 阮积灿译 ( 21 )  |
| 弟兄们.....               | 张咏白译 ( 34 )  |
| 〔意大利〕皮兰德娄.....         | ( 62 )       |
| 西西里岛柑桔.....            | 姜望琪译 ( 65 )  |
| 〔美国〕赛珍珠.....           | ( 77 )       |
| 仇敌.....                | 钮 琪译 ( 79 )  |
| 〔瑞士〕黑塞.....            | ( 102 )      |
| 在帕莱萨葡萄园的小屋里.....       | 赵登荣译 ( 105 ) |
| 夜行孔雀睛.....             | 吕一旭译 ( 136 ) |
| 早春.....                | 张荣昌译 ( 143 ) |
| 〔美国〕福克纳.....           | ( 178 )      |
| 花斑马.....               | 陶 洁译 ( 181 ) |
| 干旱的九月.....             | 陶 洁译 ( 204 ) |
| 〔美国〕海明威.....           | ( 220 )      |
| 两心大河 ( 一 ) ( 二 ) ..... | 钮 琪译 ( 223 ) |
| 〔法国〕加缪.....            | ( 243 )      |

|                   |             |
|-------------------|-------------|
| 约那斯或正在工作的艺术家····· | 王泰来译(246)   |
| 〔南斯拉夫〕安德里奇·····   | (273)       |
| 阿利亚·杰尔泽列兹的旅程····· | 岚沁译(275)    |
| 干渴·····           | 岚沁译(299)    |
| 〔美国〕斯坦倍克·····     | (310)       |
| 人们的首领·····        | 石枚译(312)    |
| 〔苏联〕肖洛霍夫·····     | (330)       |
| 胎记·····           | 李毓榛译(333)   |
|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 江溶译(345)    |
| 死敌·····           | 陈蕊周锐熙译(351) |
| 共同语言·····         | 李毓榛译(370)   |
| 〔危地马拉〕阿斯图里亚斯····· | (377)       |
| 危地马拉的周末·····      | 罗嘉译(381)    |
| 〔日本〕川端康成·····     | (429)       |
| 花的圆舞曲·····        | 叶渭渠译(432)   |
| 〔西德〕海因里希·伯尔·····  | (503)       |
| 相会在林荫大道上·····     | 包智星译(506)   |
| 献给玛利亚的蜡烛·····     | 包智星译(516)   |
| 〔美国〕贝娄·····       | (530)       |
| 遗赠黄屋·····         | 陈瑞兰译(532)   |
| 〔美国〕艾萨克·巴·辛格····· | (572)       |
| 一对撒谎大王的故事·····    | 牛抗生译(575)   |



## 〔俄国〕布 宁

**【简 介】**伊凡·阿历克谢耶维奇·布宁(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Бунин, 1870—1953), 俄国作家, 生于贵族世家, 中学肄业, 后靠自修开始写作。曾当过校对员、统计员、图书管理员、报纸通讯员。他从小就喜欢俄国文学, 深受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优秀古典作家的影响, 十七岁开始发表诗作, 一九〇一年曾以诗集《落叶》荣获“普希金奖”。后来他转向创作小说, 于一八九七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 受到批评界的重视。此后的主要成就在于中、短篇小说。

布宁由于自己所出生的贵族家庭已经家道中落, 因面对昔日的荣华富贵不胜怀念, 故前期的小说多在为过去的时代唱挽歌。如《安东诺夫卡的苹果》(1900)就缅怀贵族庄园美好的往昔, 对于过去和谐、安逸的贵族生活仍一往情深, 而对眼前庄园没落、地主家庭衰亡的现实则无限惆怅。又如《松树》(1901)也是这类作品中较为突出者。他对于受资本主义冲击而开始解体的俄国社会感到不安, 常常借小说以表达不满的心情, 或者直接对地主阶级的没落深表惋惜, 如《末日》(1913)。但

也有不少作品比较客观地描写了农民的苦难。著名中篇小说《乡村》（1910）就真实地描绘了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失败以后俄国农村的情况：贫困愚昧，农村阶级分化，农民没有出路；他看不到农民的力量，因而悲观苦闷。他为农民的命运、也为俄罗斯的命运痛苦不安，因而写了不少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

后来，布宁出国旅行，深感资本主义的“文明”也不美妙。他有名的小说《弟兄们》（1914）就揭露了殖民主义者对待殖民地人民的非人道待遇，对受欺侮的当地劳苦大众表示同情。而著名小说《旧金山来的绅士》则暴露了百万富翁的腐朽和灵魂空虚以及“金钱万能”的虚假本质。

布宁还有一类写爱与死、美与丑等主题的小说，暴露表面的美与内心的丑相矛盾的作品，如《美人》等，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布宁曾与高尔基合作过，一九〇九年曾被选为俄国科学院的名誉院士。可是，十月革命时他由于不理解而采取敌视的态度，并于一九二〇年脱离苏俄，长期侨居法国，一九五三年在巴黎逝世。

布宁的小说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他不以结构的严谨和情节的紧凑取胜，而以刻画性格、再现人物形象和描摹人情世态见长。他写景状物非常传神，尤其擅长于渲染气氛和刻画心理，语言简洁优美，曾被高尔基誉为当代的“文体学家”和“语言的巨匠”。

总的来看，布宁是属于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作家之列的，我们在这里选了他的三个短篇：《安东诺

夫卡的苹果》、《松树》和《弟兄们》。通过这几个作品，可以看出布宁的创作思想和艺术特色。

布宁于一九三三年“由于他严谨的艺术才能使俄罗斯古典传统在散文中得到继承”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 安东诺夫卡的苹果

李明滨 译

……我想起晴朗的初秋，八月下了温和的细雨，不早不晚，正好在节骨眼上——八月中旬，圣·劳伦斯节前夕，好像是专为秋播下的雨。“劳伦斯节降细雨，秋冬季节日子美。”接着，又象是暗和的夏天似的，田野里结出了许许多多的蜘蛛网。这也是一种吉兆：“晴和的夏天里蜘蛛多，秋后处处有硕果。”……我记得一个清新宁静的早晨……记得一片枝叶稀疏、略有干枯的金黄色的大果园，记得有许多槭树的林荫道，飘散着落叶的清香、安东诺夫卡苹果的果香、蜜香、伴随着秋天的清香，空气是那样的洁净，仿佛不存在似的。果园里人语车声，一片欢腾。这是果贩和果园管理人雇的农民在装运苹果，要连夜——而且一定得连夜送进城去。这时躺在货车上，望着星空，闻着清新的空气中的松焦油味，听着长长的大车队在黑暗中在大道上徐徐行进的吱呀声，多么令人心旷神怡啊。装运苹果的农民吃着水灵灵的苹果，一个接一个地吃得喷吧响。这已经成了惯例，管理人决不会限制他的，反倒会说：

“吃吧，敞开地吃，——没关系！躺在蜜罐上，都得尝一尝。”

在果园深处，红花楸树上的鸫鸟刚刚发出的饱嗝声，人的说话声，苹果上秤和倒出来的撞击声——这一切打破了凉爽的清晨的寂静。在日渐稀疏的果园里，老远就可以看见一条撒落着不少干草的小路通向一处大草棚，就是四周堆放着管理人度夏用的全部家当的大草棚。到处都有苹果香，可这里的香气特别浓。窝棚里铺了几张床，靠床倚着一支单筒猎枪，有一把发铜绿色的茶炊，几沓里堆着茶具碗碟。窝棚四周散着草席、木箱和各种用坏的什物，有一处挖了一个土灶。中午土灶熬着可口的油粥，晚上烧热茶，使得淡蓝色的炊烟象一条条长长的飘带，在果园里的树林中飘散开来。过节的时候，窝棚附近就是个集市。美丽的衣饰在树林之间时隐时现，同村的姑娘们穿着染料气味很浓的无袖长衫，成群结队地来了；衣着好看，但衣料却是粗劣的“老爷们”来了，有一个年轻的村长太太，挺着怀孕的大肚子，宽脸庞上显出懒洋洋的神情，而仪态却老成持重，活象山岗上的一头母牛。她头上长着两只“角”——头顶两边翘起两只小辫子，还缠了几条头巾，这样一来就使得她的头显得很大；脚上穿的是钉了掌的半腰靴子，粗笨然而结实；无袖上衣是棉绒布的，衣襟很长，而毛裙子是绛紫色带灰条纹的，下摆镶着很宽的金边……

“真是个精打细算的女人！”果园管理人点头赞赏道，“这样的人现在不多了。”

孩子们穿着白麻布衬衫和短裤，都光着头，全很带劲。他们三三两两地走着，光着脚丫子，对什么都感兴趣，一件一件地看看，而且斜眼瞪着一条拴在苹果树上的长毛蓬松的猎狗。当然，只能一个人去买东西，因为要买物品总共值不了一两戈比，而顾客却很多，生意兴隆。这样一来，穿着长礼服和棕色皮靴的有肺病的管理人神情快活。他带着弟弟，弟弟是个半傻子，说话不清

楚，但很活泼。弟弟就靠他的“恩惠”过日子。他做生意时谈笑风生，笑话连篇，有时还靠手风琴来“吸引”顾客。果园里人群拥挤，直到夜晚，窝棚旁边还是喧声笑语不绝，有时还有跳舞的踢踏声……

入夜，天气变冷，露水也浓了。你闻够了打谷场上新黑麦谷秆的香味，精神抖擞地沿着果园的篱笆走回家去吃晚饭了。在村里，人语声和门户开关声响成一片，在这清凉的深夜听得特别清楚。夜色变暗了，又飘来了一股气味——这是果园里燃起的篝火，发出了樱桃树枝又浓又香的烟味。在夜色苍茫中，果园深处是一番神奇的幻景：窝棚近旁仿佛是地狱的一角，不时地喷出深红色的火焰，又遁入黑暗之中；而黑色的怪影，仿佛是黑树干长出来的，围绕着篝火走动，同时，又象是从树干上走下来，撒向苹果树林的深处，黑影一会儿象一俄尺长的大黑手按在树上，一会儿又清清楚楚地出现两根黑柱子似的长脚。忽然间，所有的幻影都从苹果树上掉下来，化为乌有——一会儿，黑影又投落下来，顺着林荫道延伸，从窝棚，一直到篱笆门那里……

夜已深沉，树林里的灯火熄灭了，只有天空还高高地闪烁着金刚石般的北斗星。这时，你再次来到果园里。你象什么也看不见的瞎子一样，踩着沙沙作响的枯叶，一直撞到窝棚旁。在那里，在林中的空地上已稍为亮了点，天河则在你头顶泛着白光。

“少爷！是您来了吗？”黑暗里有人喊道。

“是我。尼古拉，您还没睡啊？”

“我们不能睡啊。现在大概很晚了吧？噢，您听，大概是客车来了。”

我们侧耳倾听了好久，终于感到大地颤动了。这颤动变成响声，越来越大，一下子好象到了果园后面，加速发出了车轮有节

奏的喀嚓声，火车飞驰着，轰鸣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强，越来越狠……突然间平静下去，销声匿迹，仿佛遁入地下……

“尼古拉，您的猎枪放在哪儿？”

“就靠在箱子旁边。”

提起这支象铁棍一样沉重的猎枪，枪口朝上，顺手放了一枪，深红色的火焰一闪，冲上天空发出了震耳的枪声，一瞬间星星都熄灭不见了，而强烈的回声则象圆圈似地扩展开来，滚向天边，消失在遥远的地方，在清新而敏感空气中。

“喔，真棒！”果园管理人说，“放吧，少爷，再放一枪。放一枪，苹果就会震落下来……”

流星的亮光划破了昏暗的夜空，你长时间地注视着深蓝色的苍穹，竟不注意脚下的大地在转动。那时，你抖擞了一下，双手往袖里一缩，沿着林荫道飞跑回家……多么冷啊，露水多浓啊，活在人世多好啊！

## 二

“有了又大又好的安东诺夫卡苹果——就能一年乐到头。”如果安东诺夫卡苹果丰收，农村也丰收在望，就是说，粮食也丰收了……这使我回想起丰收的年景。

当朝霞出现的时候，公鸡还在喔喔啼，农舍升起了黑色的炊烟，你照常推开朝着凉爽的果园的窗子，看见果园里布满了淡紫色的雾气，红日正喷薄而出，于是你情不自禁——吩咐赶快备马，自己也快步跑向池塘边去洗漱。堤边垂柳的小叶已快落光，剩下枝条细如丝，有的树杈伸向碧蓝的天空。柳树下池水清澈、冰冷，仿佛有点沉重。池水在一瞬间就驱走了你的困顿，洗过脸后，在

仆人室里吃过滚烫的马铃薯和撒着大粒生盐的黑面包，心满意足地骑在备有光滑马鞍的马上，奔向新村去打猎了。秋天——是本教堂节日的季节。这时候，人们都是衣冠整齐，精神焕发，农村的面貌也焕然一新。如果是丰收年，打谷场上便有一座金黄色的城池高高隆起，在河上，则每天早晨都有鹅群响亮而清脆地啼唱着。农村就是这样的，真不错！何况我们的新村自古以来——从曾祖辈的时候起就已经以“殷富”闻名了。新村的老头、老太太都活到高龄——这是富裕村庄的首要标志，他们都是身材高大，头发洁白有如月亮。有时候你能听到这样的话：“瞧你，阿加菲娅，过八十三岁了吧！”要不就是听到这样一类对话：

“潘克拉特，你什么时候死啊？你大概快一百岁了吧？”

“这怎么说呢，老爷？”

“我是问你多大岁数啦！”

“我还不清楚呢，老爷！”

“那么，你还记得普拉东·阿波隆内奇吗？”

“怎么不记得呢，老爷，我记得清清楚楚。”

“噢，你瞧，你少说也有一百岁了。”

于是，这位站在老爷面前的老头子挺直了腰杆，温和谦恭地笑了。你说有什么办法呢？很抱歉，就是活下来了啊，他看样子还会活下去的，只要在彼得节不狂饮暴食就成。

我还记得他的老伴，她老是坐在门口台阶上的一条长凳上，弓着腰，用手扶着长凳，摇头叹气，象是若有所思的样子。“她没准在想她的财宝呢。”村妇们这样说，因为在她的箱子里真的存有许多“财宝”；可她似乎没听见，她皱起眉头，有点茫无目的地眺望远方，一边摇着头，好象在努力回想往事。这老太婆块头很大，来历已经说不清，家织的方格布裙几乎是上个世纪的东西了。麻



布鞋是寿鞋。她的脖子又黄又干，亚麻布的斜纹衬衣总是雪白的，“完全是要放进棺材的一副打扮。”台阶旁放着一条大石板，是她为自己买来做墓碑的，白布的寿衣也是她为自己做的，做得很精致，绣了天使和十字架，衣边上还有祈祷文。

在新村还有一些住房院子和这些老人相称——是由祖父辈建造的砖瓦房子。但是在农民富户如萨维利、伊格纳特、得隆这些人的院子里，房舍都是二、三座联成一片，因为当时新村里人们还不兴分家。这种家庭都养蜂，也有毛色铁灰的比曲格大牡马，并以此自豪，他们的院子都整顿得井井有条，谷场之间是黑压压的一片大麻田，谷仓和草房一个挨一个，盖得很整齐，仓库房都安了铁门，里面存放着粗麻布、纺纱车、新的短皮袄、镶嵌金属物的马套和轡边的量具。大门上和雪橇上都印了十字架。我记得，有时候觉得当一个农民也是极为吸引人的事。你可以在晴朗的早晨骑马巡行村子，总是考虑怎样好好收割、打场。干活之后，躺在草堆里睡觉是多么惬意啊！而在节日里，你可以日出就起身，听村子里紧密而悦耳的教堂钟声，走到铁桶边洗漱，然后穿上干净时髦的衫衣、裤子和钉上铁掌的结实的靴子。我想，再有一个健康美丽的妻子穿上节日的盛装，一同去教堂作午祷，然后到长着大胡子的岳父家去吃午饭，午饭有木盘盛着的烩羊肉，细面包，蜂蜜和家酿啤酒——再没有比这更理想的了。

我还记得中等贵族的生活方式——这还是不久以前的事呢。他们善于持家和享受农村旧式贵族的闲适，他们的生活和富裕的农民生活方式就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比如说，位于新村大约十二俄里远的安娜·盖拉西莫夫娜大婶的庄园就是例子。常常是这样的，你到达她庄园时天已大亮了，带着狗走只好让马走慢步，何况心里也不焦急——在这晴朗、凉爽的日子里走在旷野上是多么